

文卷

吴兴华诗文集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吴兴华诗文集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吴兴华诗文集·文卷 / 吴兴华著. 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4

ISBN 7-208-05258-1

I. 吴... II. 吴... III. 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79564 号

出品人 施宏俊

责任编辑 王 澜



世纪文景

吴兴华诗文集·文卷

吴兴华 著

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出 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(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)

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
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

开 本 635 × 965 毫米 1/16

印 张 19.5

插 页 3

字 数 309,000

版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208-05258-1/I·179

定 价 35.00 元

吴兴华(1921-1966)

诗人、学者、翻译家。少年时即有神童之誉。年仅16岁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。同年发表无韵体长诗《森林的沉默》，轰动了诗坛。“这里，诗又恢复为明朗的声音，坦白说出，而所暗示的又都在”（周煦良语）。

在燕京就学期间，他的语言和文学天才就开始引人注目。他的英籍导师谢迪克（Harold Shedick）教授在48年后追忆说，吴兴华“是我在燕京教过的学生中才华最高的一位，足以和我在康乃尔大学教过的学生、文学批评家哈罗德·布鲁姆（耶鲁大学教授，英语文学批评界巨擘）相匹敌”。

他在诗歌、学术研究、翻译三个领域齐头并进，都取得了不凡的成就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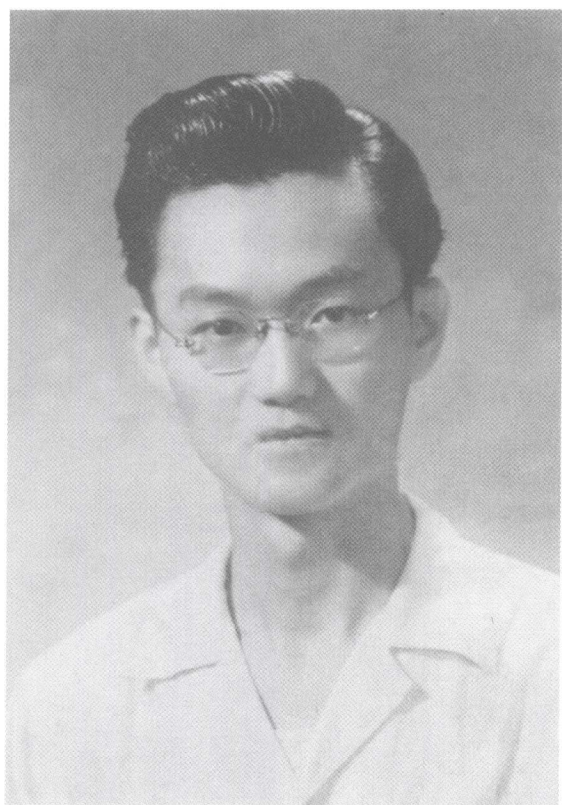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在诗歌创作上，他的诗崛起于抗战时期的沦陷区，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外另辟蹊径，融合了中国传统的意境、汉语文字的特质和西洋诗歌的形式，力图实现中国古典诗歌的现代转化；

——在学术研究上，他学贯中西、博通文史，一手写出《威尼斯商人——冲突与解决》，一手写出《读通鉴札记》和《读〈国朝常州骈体文录〉》，倘若天假以年，蔚为一代大家当可预期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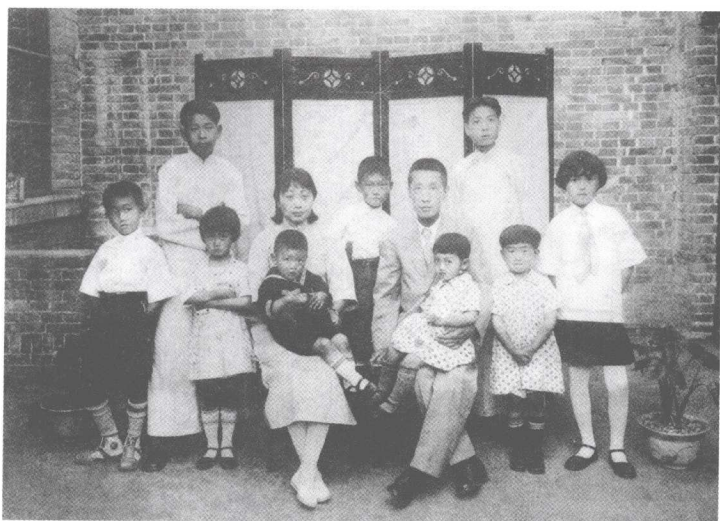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在翻译领域里，他是将乔伊斯的《尤利西斯》介绍进中国的第一人，他那现已佚失的《神曲》译稿被誉为译林神品，他译的莎翁剧作《亨利四世》受到广泛推崇，此外，他还为现在流行的《莎士比亚戏剧全集》译本作了大量校译工作；

他的才华令人瞩目，他的命运却令人扼腕。1957年，因与苏联专家持有不同见解而被错划为右派，被取消了授课和发表论著的资格；1966年，惨死于文革初期的暴虐之中，年仅45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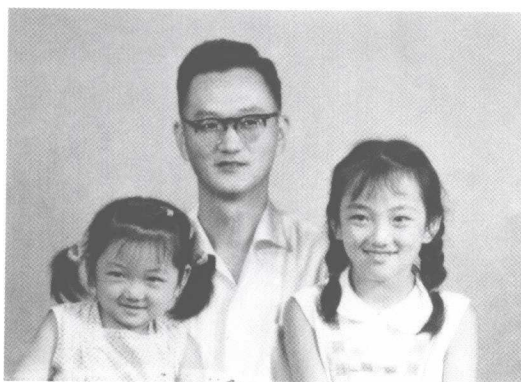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收集了迄今搜集到的吴兴华的作品，分为诗卷与文卷两卷出版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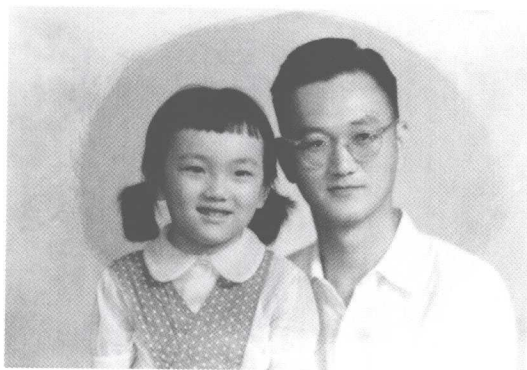
在燕京大学就读时期的吴兴华



少儿时期的吴兴华与家人（后排中立者为吴兴华）



吴兴华和两个女儿



吴兴华和大女儿

素 絲 行

看啊如同九天的銀河從三個
姊妹手中流出來成道的素絲
象牀和玉指亂入晶潔的顏色
急湍的波動垂到下承的盤裏

這樣堆積著軟弱無助如孤兒
當漆墨瞳子的她細心的擧起
另一個手持一管金粟的短尺
橫直的度量——像神度量著生命

不要把我向左推，也不要向右
加重現在的质量或者減輕我
讓我片時停止在無限更變中
靜靜觀自己，戰慄而無方法捉摸

沒有形式也沒有先入的印跡
第一個來則就會佔據我全心
而你們將會怎樣引導我，三個
無名的姊妹，走上迢迢的長路

目 录

○ 散文

- 沙的建筑者 / 3
- 记诗神的生病 / 7
- 从动物的生存说起 / 10

○ 论文

- 谈田园诗 / 15
- 《菲尼根的醒来》 / 18
- 《乔易士研究》 / 22
- 《秋天的日记》 / 24
- 《现代诗与传统》 / 26
- 两本关于叶芝的书 / 28
- 游梦者 / 31
- 谈诗的本质——想像力 / 33
- 莎士比亚的《亨利四世》 / 36
- 《威尼斯商人》——冲突和解决 / 59
- 马洛和他的无神论思想 / 101
- 读《通鉴》札记 / 142
- 读《国朝常州骈体文录》 / 155

○ 译文

- E. V. Lucas: 城市里的一周 / 179
- 本杰明·富兰克林: 富兰克林散文书简选 / 182
- Karel & Joseph Capek: 生命的火焰 / 200
- Karel Capek: 园丁的一年 (选译) / 207
- E. V. Lucas: 运命 / 211

- E. V. Lucas: 危机 / 214
- M. 梅特林克: 檀塔琪儿之死 (选译) / 217
- M. 梅特林克: 阑入者
 - 献给我死去的父亲 / 223
- 萨基: 帕克尔泰德夫人猎虎记 / 240
- 萨基: 马克 / 244
- 詹姆斯·乔易士: 友律色斯插话三节 / 249

○ 附录

- 介绍吴兴华的诗 周煦良 / 261
- 吴兴华的诗与译诗 卞之琳 / 262
- 吴兴华——抗战时期的北京诗人 [美] 爱·冈恩 / 268
- 从诗人到翻译家的道路
 - 为亡友吴兴华画像 郭蕊 / 273
- 忆兴华 孙道临 / 281
- 关于吴兴华 郭正中 / 283
- 从日本占领区走出来的诗人学者吴兴华 张泉 / 285
- 忆兴华 谢蔚英 / 303

散 文



沙的建筑者



我已经不能记得很清了……一切对我都像是梦一样；然而当我闭眼伸出手时，我感觉到手指埋没到灼热的沙里，于是我知道那不是梦，而是一种与梦相邻的心理状态。我不敢管它叫记忆。因为它与我过去的的生活断然隔离，自己成为一段经历，在这世界里我找不到可以和它比较的事物，尽管我看见她时那样清晰，那样真切……

当我父亲在塘沽做医生的时候，我们的家是在一个离着大海很远叫井家庄的地方。现在想起来，那儿仿佛是树很多，住户很少，附近又没有大街和市集，然而当时并不感到特别显著的寂寞。偶尔我在跟弟妹们玩耍倦了的时候，自己走出门去，将脑子打开，让一切思想完全逸出，这样我试着使灵魂成为一片空白，好接受任何突然发生的奇遇。可是命运总与我反对。我拐过花园去时，对我叫的总是那一条褐色的卷毛犬。走过小学时，总是同样的举行降旗典礼，一个号手以黄铜的喇叭奏着不变的乐曲。总有稚弱的哭声从教室里传出来，夹杂着一个师长的申斥。不过还没有等我对这一切感觉厌倦时，一个奇遇真发生了。它改变了我生命的颜色，打开我的眼睛，使我看见新的世界——一个建筑在沙上的世界，然而在当时我看起来，却比我们现在存身的地球更真，更美。

她刚一到来的时候，因了服束的特异，立刻受到我们大家的讪笑。但是她并不露出惊惶或发怒的神色来。和她的乳母坐在一辆洋车上，她转过眼来看我们，一双手平放在眉头，那样忧愁，那样好看，似乎是在柔声的说：“为什么你们这样大声的叫喊呢？”她的红斗篷和绣花的小鞋飘过我的身旁，像是一朵早熟的鸽子花一样，香气在凋萎之后仍然聚集不散。等我恢复知觉的时候，她已经消失了。我看见面前耸起它灰色的脊背，一所阴森的房屋，门洞深陷着，一边一个使人望而生畏的门环。刻着狰狞可怖的兽头。于是我怅然的跨下阶来，不理那随在我背后猎猎的褐色的卷毛犬。

这样，颇为突然的，我闯入一个神秘的核心里；同样，我很快退了回来。可是我觉出“生的欲望”在我身体上的掌握逐渐加紧。我再也不能一人跑到大路上去休息空虚的心灵了。我开始喜爱起各种花来，同时又改除了拉扯姊妹们刚拢好的头发那种恶习。不过我的更变一定是很细微。因为家里好像没有人注意到似的，除了洗衣服的女仆，埋怨我换衣服太勤。

以后我又看见她几次，多半都是在热闹的场所之下，例如联欢会之类。她跟着她的乳母——一个四十多岁小眼睛的女人，和一个年岁大得多的姊妹在一起，总是披着一个小红斗篷，两手互握着，眼睛望着地，如同置身在喧嚣之外，独居在一座庙堂里似的。从她的父母那里，她接受了一种严峻的表情，只有很少的时候，你能抓到一闪欢乐或忧愁的光辉泳过她的瞳子。当那两个年长的女人细声讲论时，她立在稍远的地方，被自己的幽思环绕着，静静地做梦，关于一个她曾居住的迢迢的城镇，或许，根本不存在这地球上……

在我心里她所唤起的回应并不是一点个人的恋情，而是更广大、更基本的，初次发现一个新奇的世界那种不可描绘的感觉。眼睛在蓝天里测画时，我想到天尽头那闪耀如星光的小城，异地的风俗和言语，衣饰和人情，同时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不足观，正如流动的江河中一个激起的浪花。

从此我数学以后，有空就跑到海滨去，看风里无数隐形的神仙鞭打着白色的波涛。我希望，虽然我一次也没有真正看见，天边会出现一片帆篷。让它把我载走，到哪儿去全好。然而海给我的回答常常是失望的，它涌起来，张开他暗银的手臂，但不等我经验到它的拥抱，就又静止了，平淡无奇地在沙上爬行着，时而喋喋自语，像一个使人生厌的中年妇人。

一向以为她是被禁闭的，我这回在沙滩上找着她，一个人孤孤单单，心中不由起愕然之感。她那时正在专心于建造几座城堡（在沙上），有些已经初具规模了，有些还正在动工。当我独自猜疑着为什么她的父母兄姊今天这样大度，居然放她一人跑出来看海时，我的影子很不幸地落到她一座最得意的杰作上，她微微一震，抬起头来看见了我们。

一线模糊的光来到她的眼里。“我认识你。”她仿佛在说，但我不忍叫她放弃她美丽的“梦境创造”，“我来帮你好不好？”我问，于是在她漠不关心地点头之后，我也盘腿坐下来工作。

我们的谈话是什么，我已经不大记得了。有些许是关于海的美，有些许是说她的老家；可是我并不想问她的老家到底是在哪里，我要永远思索这个谜。她，在另一方面说，也懒得告诉我，因为她手头的事似乎是比什么都重要。

在海潮还没有上来之前，我们的工程就都完毕了。灰色的沙堡林立着，我的几座外面还有围墙，使她一看充满了惊羨。这样不语地坐了一会，我觉得自己像是游历了许多不识的乡国，一直到水湿了我的脚，才很不情愿地站起身来。

她沉入梦境里似乎比我更深，以致后来我不得不叫道：“潮要来了！”她这才惊慌地跳起，将手给我，两人跑到一块斜突的岩石上，看海浪缓慢，然而永不退后的推上滩来，将我们的城堡淹没。在最后一个尖顶消失在水底的时候，我觉出一滴冷的液体流下我的面颊。不知何时起，我开始哭了……

为什么世界不能这样消灭呢——前几分钟我还能设想自己是一个骑士，日暮驰过吊桥，受到主人和主妇热情的款待。现在一切都不见了，就算将大树伐倒，也不会找到蚁巢内外的出路，只有海水，永远地呼号着，永远的叹息着，环绕着大地的边缘，进行它毁灭的工作。

是啊！一点钟里原可以看见永恒的秘密，但是人的目光很少有那样锐敏的时候。就拿我自己说，我每天睁开眼睛看见的总是这逐渐凋落的世界，没有一点奇迹发生，没有一点出乎意料之外的改变，就像是轮子在一定的槽里转动，明知道前面会是不可测的深渊，但它没有别的可走的路。

然而在那时，我听见心里一只向晚的云雀歌唱起来，我觉得有许多隐匿的门户骤然被冲关，一些平时人连想都不敢想的念头，一些连最好的朋友也不能触摸的秘密，层层地展开充满了我的胸际，于是我才看见空气中飘浮着许多黄金的岛屿，隐现在落日的彩丝里，像是幻灯戏里的人物。我看见水平线推向后去，形成一道浅蓝的痕迹；上面是低沉的天空，底下是哭泣着互相拥抱的海浪。仿佛是经过巫者魔杖的接触，一切都离开我远远驰去。地球像整个变了样子，当我在潮退之后重走到沙滩上时，其惊奇的心情几乎无异于一个投宿的生客。

这样，我在心里永远记着这一小段时间——像秋日的星星一样新鲜而美丽。它稀薄的光亮永远闪烁着，温暖我行将无感的心，而不使它坠入不可复

拾的暗影里。

我再看到她时，只不过是很快的一瞥。她的父亲要到天津去找事，因此全家很快地搬走了。那天恰好我也在车站，当汽笛高鸣时，我才发现她坐在车中，身旁还是那两个年长的妇人。隔着窗看见了我，她严肃的面容消失了，可是她没有说话，只向我微微一笑。在我还没有猜透这 Mona Lisa 的谜以前，这大庞的动物已经开始移动了，喷出环环的白烟，拖着它冗长的身体离开了站。

我想这些是她微笑里所要说的话：“我又碰见你了，我们中间曾有过一个很大的秘密，那是他们所不能明白的。虽然我们只谈过那么一次话，我却不在乎你以我为朋友。我还愿意再回到那块岩石上去看海，在沙上建筑瞬息即逝的城堡，和你在一起听潮水动荡……然而现在我要走了，也许你永远再也不能看见我了。答应我，你不会将我忘记的，好吗？”

可是，当时的我却又不能完全了解……

啊，可悲的人类的语言——在我提起笔之前，我脑中辉耀着明星一样的字句，那样清亮，那样美丽，那样近；似乎只要我将它们转载到纸张上来就成功了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。而现在呢！我徒然的运斤斫削着言辞和意象，结果不能复产出理想的十分之一；因为我不过是一个做梦的人，日夜游荡在缓变的梦里，而不能指示给他人我奇异的梦。就在我提笔的时候，又有一个生疏的梦攫住我，我的笔似乎是在受另一个力量和意旨的引导。我盲目地向前，像小溪 zigzag 的流过草地。可是现在我醒了，我听见窗外卖花女熟悉的喉音，而惊觉自己还是在这劳苦的世界里。

（原载《燕京文学》1930，第1卷第2期）

记诗神的生病



所谓“命运的冷嘲”我总算也经过了一个，因为我刚译完了白劳克（Hilaire Belloc）一篇散文，名字叫《谈我的诗神生病的经过》，紧接着我自己也受了传染。

许多攻击我的人（一个诗人，你知道，总免不了有敌人的；尤其是在今日的中国，因为我们大家还没有决定诗到底是什么东西。），最常藉口的理由就是：我的诗神并非古希腊九位文艺女神里的任何一个。她没有产生过一篇悲剧，虽然她计划着要写好几篇；她没有写过喜剧，因为人物表刚一列出，她已经是笑不可仰了；她又不愿意写史诗，因为她嫌现在的世界过于和平，不适于英雄壮烈的事迹；至于抒情诗……

啊，抒情诗，对了，这正是我所要的名字！闹了半天我的诗神还是有一个坚不可拔的古典文学的基础。（我对你说过什么，亲爱的？我准知道有一天我们会给你寻出一个光荣的祖先来的，现在你看。）抒情诗神，*Muse of Lyric Poetry Euterpe*……可是停一停，我觉出有点不对来了！

第一点：她怎么来的呢？拿她的出身来说，仅可以在欧洲贵族堆里混了。亚洲虽然有着许多欧洲所没有的优点——譬如说罢，珠穆朗玛峰，长城，日本的撑杆跳，中国的新诗等——但对于女性的对待方法向来是不太高明的。她远远的跑到这里来绝不会坐船，因为她身上没有咸水味。至于陆路，你看看她的足踝就行了。还有外貌的问题，她的头发，眼睛，肤色，牙齿一点也不带 Keats 所谓的 *O, Attic shape!* 虽然说老实话，她的脸也还看得过去；别的我也就不怎么在乎了。

再说她所抒的情感，她所用的节拍音步完全与古典诗歌不同……可是，我又在说一些你们全然不了解的事情了，我老忘你们所受的教育里没包括这些劳什子，当然啦，我说这话丝毫没有轻视你们的意思，然而这些东西到底是应该知道的。

好，我承认我的诗神和她们没有关系，但这并不足以减低我的诗神的声价。她年轻的写了上千的诗，她在摩天楼的都市里思念着青碧的田野，她正害着一种非常现代的病……九个姊妹里谁有过这样奇异的经历呢？

说起她的病来，原因也很古怪。我所最尊重的几个朋友都认为她是工作太辛苦了——这个或许会使其他的诗神生病，真的，我听人说大多数的诗神的病诗都起源于此，可是我的诗神是惯于操作的，过去她曾经毅然地担任许多非常艰巨的工作，结果健康并未丝毫受损，何况最近我并没有给她什么事情做呢？最后我决定要请一位医生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她抗议了很长的时间，终于让步了，可是发誓说她不要任何形式的药品。

我在她病床边守了三个钟头，医生才赶到。在这三个钟头里我因为没有事，所以经她请求之后，答应给她念几段最近杂志上发表的诗文。然而她的反应一点鼓励的性质也没有。对于头几篇她公然大笑，要不然就说她不懂，最末的一篇诗学论文她仿佛是很注意地倾听似的，但是我后来一看，才知道她是睡着了。

当我悄没声地站起来时，医生刚好走进屋来。他是一个瘦长的中年人，皮肤白得一点血色都没有，我简直有点疑心他自己也是大病初愈——未愈也说不定。可是他脸上自然带着一种指挥命令的神气，使人想起礼拜天教堂的牧师。脱下大衣和手套之后，他喃喃了几句抱歉的话，说最近诗神们生病的太多了，他实在忙不过来，稍微严重一点的他又不敢信托他的助手们等等。随后他大踏步地走到床前，坐在我刚坐的那把椅子上，敛脉搏，试体温之类的乱闹一阵，不久就把我的诗神给吵醒了。

她好像很惊讶似的，伸手要揉眼睛，但是被医生阻止了。然后他叫她张开嘴，要看看她的喉咙。“说啊——”医生道。可是我那顽固的宝贝断然地拒绝了。她骄傲地说她要唱，要高飞，要倾吐不朽的诗句，至于像那平淡无奇的“啊——啊——啊”之类的东西，她从来没有说过，将来也不会说。她结束这一段独白时，神气是那样紧张亢奋，我看了以为她又要即席赋诗了，可是我刚准备好了纸笔，她就又陷入病弱状态中。于是我很失望地回头想劝解那医生。

出乎我意料之外的，他在微笑着，一面向我点头招手。我走了过去。他把我拉到一旁低声说：“不要怕，我这不过是个实验，看看她的精神如